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

两晋演义

蔡东藩著 澎湃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014005942

I246.43

24

索藏 (910) 目录页序号



两晋演义

新编 白话 中国 通俗 历史 演义

蔡东藩著 澎湃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I246.43

24



北航 C1692872

01400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晋演义 / 蔡东藩著 ; 澎湃编.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1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丛书)

ISBN 978 - 7 - 5034 - 4206 - 3

I . ①两… II . ①蔡… ②澎… III .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①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1917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34.25 字数：79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

XINBIAIHUAZHONGGUOTONGSULISHIYANYI



目 录

第一回	祀南郊司马开基	立东宫庸雏伏祸	(1)
第二回	墮诡计储君纳妇	慰痴情少女偷香	(7)
第三回	杨皇后枕膝留言	左贵嫔撼才上颂	(12)
第四回	图东吴羊祜定谋	讨西虏马隆奏捷	(17)
第五回	捣金陵数路并举	俘孙皓二将争功	(22)
第六回	纳群娃羊车恣幸	继外孙螟子乱宗	(27)
第七回	指御座讽谏无功	侍帝榻权豪擅政	(32)
第八回	怙势招殃杨氏赤族	逞凶灭纪贾后废姑	(37)
第九回	遭反噬楚王受戮	失后援周处捐躯	(41)
第十回	讽大廷徙戎著论	诱小吏侍宴肆淫	(46)
第十一回	草逆书醉酒逼储君	传伪敕称兵废悍后	(51)
第十二回	坠名楼名姝殉难	夺御玺御驾被迁	(56)
第十三回	迎惠帝反正除奸	杀王豹擅权拒谏	(61)
第十四回	操同室戈齐王毕命	中诈降计李特败亡	(66)
第十五回	讨逆蛮力平荆土	拒君命冤杀陆机	(71)
第十六回	刘刺史抗忠尽节	皇太弟挟驾还都	(76)
第十七回	刘渊拥众称汉王	张方恃强劫惠帝	(81)
第十八回	作盟主东海起兵	诛恶贼河间失势	(86)
第十九回	伪都督败回江左	呆皇帝暴毙宫中	(92)
第二十回	战阳平苟晞破贼垒	佐琅琊王导集名流	(97)
第二十一回	北宫纯力破群盗	太傅越擅杀诸臣	(102)
第二十二回	乘内乱刘聪据国	借外援猗卢受封	(107)
第二十三回	倾国出师权相毕命	覆巢同尽太尉知非	(112)
第二十四回	执天子洛中遭巨劫	起义旅关右逐亲王	(117)
第二十五回	贻书归母难化狼心	行酒为奴终遭鸩毒	(122)

目 录

第二十六回	诏江东愍帝征兵 援灵武鞠允破虏	(127)
第二十七回	拘王浚羯胡吞蓟北 犯赵染晋相保关中	(132)
第二十八回	汉刘后进表救忠臣 晋陶侃合军破乱贼	(137)
第二十九回	小儿女突围求救 大皇帝衔璧投降	(142)
第三十回	牧守联盟奉笺劝进 君臣屈辱蒙难丧生	(147)
第三十一回	晋王睿称尊嗣统 汉主聪见鬼亡身	(153)
第三十二回	诛逆登基羊后专宠 乘衅独立石勒称王	(158)
第三十三回	段匹磾受擒失河朔 王处仲抗表叛江南	(163)
第三十四回	镇湘中谯王举义 失石头元帝惊心	(168)
第三十五回	逆贼横行廷臣受戮 皇灵失驭嗣子承宗	(173)
第三十六回	扶钱凤即席用谋 遣王含出兵犯顺	(178)
第三十七回	平大愍群臣晋爵 立幼主太后临朝	(184)
第三十八回	召外臣庾亮激变 入内廷苏峻纵凶	(189)
第三十九回	温峤推诚迎陶侃 毛宝负剑救桓宣	(194)
第四十回	枭首逆戡乱成功 宥元舅顾亲屈法	(200)
第四十一回	察铃音异僧献技 失军律醉汉遭擒	(206)
第四十二回	并前赵石勒称尊 防中山徐遐泣谏	(212)
第四十三回	背顾命鹊子毁室 凛梦兆狐首归邱	(218)
第四十四回	尽愚孝适贻蜀乱 保遗孤终立代王	(224)
第四十五回	杀妻孥赵主寡恩 协君臣燕都却敌	(230)
第四十六回	议北伐蔡谟抗谏 篡西蜀李寿改元	(236)
第四十七回	钱刘翔晋臣受责 逐高钊燕主逞威	(242)
第四十八回	斩敌将进灭宇文部 违朝议徙镇襄阳城	(248)
第四十九回	擢桓温移督荆梁 降李势荡平巴蜀	(253)
第五十回	选将得人凉州破敌 筑宫渔色石氏宣淫	(258)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诛逆子纵火焚尸 责病主抗颜极谏	(264)
第五十二回	乘羯乱进攻反失利 猥赵主易位又遭囚	(270)
第五十三回	养子复宗冉闵复姓 屯主授首石氏垂亡	(276)
第五十四回	却桓温晋相贻书 灭冉魏燕王僭号	(281)
第五十五回	拒忠言殷浩丧师 射敌帅桓温得胜	(287)
第五十六回	逞刑戮苻生纵虐 盗淫咸张祚杀身	(293)
第五十七回	具使才说下凉州 满恶贯变生秦阙	(299)
第五十八回	围广固慕容恪善谋 战东河诸葛攸败绩	(305)
第五十九回	谢安石应征变节 张天锡乘乱弑君	(311)
第六十回	失洛阳沈劲死义 阻石门桓温退师	(317)
第六十一回	慕容垂避祸奔秦 王景略统兵入洛	(323)
第六十二回	略燕地连摧敌将 拔邺城追掳孱王	(329)
第六十三回	海西公遭诬被废 昆仑婢产子承基	(335)
第六十四回	谒崇陵桓温见鬼 重正朔王猛留言	(341)
第六十五回	失姑臧凉主做降虏 守襄阳朱母筑斜城	(347)
第六十六回	救孤城谢玄却秦军 违众议苻坚窥晋室	(352)
第六十七回	山墅赌弈寇来不惊 淝水交锋兵多易败	(358)
第六十八回	结丁零再兴燕祚 索邺城申表秦廷	(363)
第六十九回	据渭北后秦独立 入阿房西燕称尊	(369)
第七十回	堕虏谋晋将逾绝涧 应童谣秦主缢新城	(375)
第七十一回	用僧言吕光还兵 依逆谋段随弑主	(380)
第七十二回	谋刺未成秦后死节 失营被获毛氏捐躯	(385)
第七十三回	拓跋珪创兴后魏 慕容垂讨灭丁零	(391)
第七十四回	智姚苌旋师惊噩梦 勇翟琨斩将扫孱宗	(397)
第七十五回	失都城西燕被灭 压山寨北魏争雄	(402)

目 录

第七十六回	子逼母燕太后自尽	弟陵兄晋道子专权	(407)
第七十七回	殷仲堪倒柄授桓玄	张贵人逞凶弑孝武	(413)
第七十八回	追诛奸称戈犯北阙	僭称尊遣将伐西秦	(418)
第七十九回	吕氏肆虐凉土分崩	燕祚浸衰魏兵深入	(424)
第八十回	拓跋珪转败为胜	慕容宝因怯出奔	(430)
第八十一回	攻旧都逆子忘天理	陷中山娇女做人奴	(435)
第八十二回	通叛党兰汗弑君	诛贼臣燕宗复国	(440)
第八十三回	再发难王恭受戮	好惑人孙泰伏诛	(445)
第八十四回	戕内史独全谢妇	杀太守复陷会稽	(451)
第八十五回	失荆州参军殉主	弃苑川乾归逃生	(456)
第八十六回	受逆报吕纂被戕	据偏隅李暠独立	(462)
第八十七回	扫残孽南燕定都	立奸叔东宫失位	(467)
第八十八回	吕隆累败降秦室	刘裕屡胜走孙恩	(472)
第八十九回	覆全军元显受诛	夺大位桓玄行逆	(477)
第九十回	贤孟妇助夫举义	勇刘军败贼入都	(482)
第九十一回	截江洲冯迁诛逆首	陷成都谯纵害疆臣	(487)
第九十二回	贪女色吞针欺僧侶	戕妇翁拥众号天主	(492)
第九十三回	葬爱妻遇变丧身	立犹子临终传位	(497)
第九十四回	得使才接眷还都	失兵机纵敌入险	(502)
第九十五回	覆孤城慕容超亡国	诛逆贼冯文起开基	(507)
第九十六回	何无忌战死豫章口	刘寄奴固守石头城	(512)
第九十七回	窜南交卢循毙命	平西蜀谯纵伏辜	(518)
第九十八回	南凉王愎谏致亡	西秦后败谋殉难	(523)
第九十九回	入荊州驱除异党	夺长安翦灭后秦	(528)
第一〇〇回	招寇乱秦关再失	迫禅位晋祚永终	(534)

第一回**祀南郊司马开基
立东宫庸雏伏祸**

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秩序空前混乱，这在我国历史上一向都是可悲可痛的乱事。其实汉族人并不是特别优越，少数民族也不是特别低劣，如果统治者清明，治理有方，再加上文臣武将和各州郡长官精明能干，清正廉洁，那么就是把世界上千千万个国家联合到一起，凑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邦，也并不太困难，反而恰好可以变成一个大同盛治的社会了。而不像我国老百姓想的那样，只守定上古传下来的九州的范围，不许外人掺入。又因为圣明的帝王寥寥无几，保卫国家缺少良将明相，治理百姓没有贤臣能官，仅仅局限在本土，尚且治少乱多，所以旧儒学说主张小康，时刻把汉人和少数民族间的界限牢记心中，一点儿也不肯通融，好像这个界限一崩溃，中国就有乱无治，从此再没有宁日了。我们搜罗历史，遍览古今，哪一个朝代不注重边防？而哪一个朝代能尽除外患了？天天排斥外族，而外族反而得进就进，不可收拾。究竟是防御不严还是另有原因？古人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又说：“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这确实是千古不变的名言。历代外患，往往是由内乱引入的，内乱越多，外患也就越深。照这样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验了前人的遗训，怎么能单单埋怨外族入侵和边防不善呢？

我曾想把自己这一家之言倾吐于众，让大家评判是非曲直，但又考虑无凭无据，只是把五千年来往事，笼统地说了一番，有人就会讥讽我空谈，甚至把我当成汉奸，这岂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近些日子，笔墨事务稍少一些，闲暇下来，暂且搜寻一下证据，正巧案左有一部《晋书》，是唐太宗会集词臣撰录的，一共有一百三十卷，当下顺手一翻，看了一篇《序言》，是概括论述五胡十六国祸乱的。这猛然触动了我的心绪，灵感顿发。我想，外患最严重的，莫过于晋朝了。晋朝自从晋武帝全面占有中原，仅仅往下传了一代，就外患迭起，当时也有大臣提出过防患于未然，有的说解散军队，遗害深重，有的说武装转移，事不宜迟，言者词切切，听者神藐藐，于是导致后来外祸无穷，后人追思过去，没有不为此而叹息的。可是这些人哪里知道，母鸡不打鸣，公鸡们也就安静了；人王不祸乱，五胡又怎么能来？并且达官贵人们个个花天酒地，貂蝉满座，清议玄谈，麈尾挥尘，大部分是肮脏龌龊之徒、庸碌无为之辈，没一个文经武纬，没一个坐言起行。试想这种伤风败俗、世风日下的时局，难道还能支持下去吗？假使军队不解散，武装早转移，难道就真的能够提高警惕、严守边疆、杜绝一切狡猾的侵略者吗？所以一个国家到了国土沦丧的地步，无非就是内政紊乱导致的。接着是牛传马后，血统变迁，表面仍是原来的名号，实际上早已更名易姓，乱臣贼子，内讧不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仅剩下江表六州这一点儿地盘，尚且朝不保夕，还有什么余力要想恢复中原呢？幸亏有几个智士谋臣，力持危局，淝水一战，大破苻秦，半壁江山，侥幸保全。可黄河南北，长江上游，仍然被少数

民族占据，虽然时而收复时而沦丧，最终仍然是名存实亡，期间虽然不无一两个汉人率领部众，夺得尺寸之地，与少数民族争衡西北，但毕竟势单力薄，收效甚微，无关大局；而且这一两个人也是仇视晋室，如同仇视敌国一般。东晋君臣，稍有一点儿胜利就骄傲了，由骄傲而生出惰性，所以国家衰败，毫无起色，因此也不断发生篡守事件，祸乱迭起，既不能安内，又怎么对外？大好中原，反而被拓跋氏逐渐吞并，成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结果是枭雄执政，窥窃皇位，不费一兵一卒，把东晋所有的区域都占夺了去。咳！东西两晋，看似与外患相终始，但毕竟先是自己鹬蚌相争，才有外族的渔翁得利。西晋尚且如此，东晋就更不必说了。有人说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所以它的后代继承人也被刘裕所篡夺，这是从因果报应方面考虑的，应该有这种说法；但添了这一番议论，更看出晋朝廷的颠覆灭亡，并不全是由外患所导致。风衰俗怨，骨肉寻仇，是亡国的第一祸根；信义沦亡，豪权争斗，是亡国的第二祸根。外人不过是乘虚而入，能进则进，既然已经见到我中原祸乱连绵、危局难持，他外族乐得趁此下手，分得一块肥肉。汉族人虽然多，却多是无拳无勇的，怎能抵挡得住胡人兵马、杀得过外族番兵呢！眼睁睁看着男人当了人家的奴仆，女人当了人家的妾室，一同做了那少数民族粗鲁野蛮人的仆隶了。从古至今，大致情况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两晋时代遭此变乱，只不过从内忧外患方面来讲，两晋是达到极点了。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好把两晋的史事作为榜样。怎奈后人不识时务，仍然要争权夺利，扰扰不休，恐怕四面八方的列强是同时入室，比那五胡十六国入主中原更加不堪设想，一塌糊涂。到那时，国也亡，家也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统统都要去做人家外族人菜板上的鱼、刀上的肉，任人宰割，无人幸免，却还在那儿徒然埋怨外族人厉害，试问人家外族人肯接受这恶名吗？

闲话少说，姑且把那两晋的兴亡历史，一一讲述下来，作为未来的明鉴。晋朝是从司马懿在河内起家的。司马懿曾经在汉朝丞相曹操的部下，充当掾吏，一直到曹丕篡汉，司马懿方出掌兵权，与吴蜀交战，战功累积，显赫卓著。司马懿死后，他的长子司马师继承父业，后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统率朝内外各路军队，废了魏主曹芳和曹芳的皇后张氏，权焰逼人。不久，司马师又病死了，他的弟弟司马昭得以承继兄长的职位，比他的兄长还要飞扬跋扈，居然穿上了皇帝的礼服，戴上了皇冠，蹬上了大红官靴。魏主曹髦忍无可忍，曾经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号召殿中的一些警卫执勤的兵士和一些老幼官僚奴仆作为前驱，自己也拔剑升辇，在后督领，亲自前往讨伐司马昭。刚走到南城门楼下，正撞着一个中护军，横眉立目，面带狰狞，手下有二三百人，竟然拦挡住皇帝坐的车。这人是谁？就是平阳人贾充。魏主曹髦喝令让他退去，贾充不但不听从，反而和卫士们交锋，战了一两个时辰。贾充人马寡不敌众，刚要败逃，正巧太子舍人成济也带兵进来，问为什么事相争。贾充厉声说：“司马公豢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天知恩图报，何必再多问！”成济于是抽戈上前，径直向皇上的车驾冲去。魏主曹髦猝不及防，竟被他手起戈落，刺死在车中，剩下的人当即逃散。

司马昭听说发生暴乱就马上进入宫殿，召集群臣商议后事。尚书仆射陈泰流泪对司马昭说道：“现在只有赶快杀了贾充，才能稍稍向天下人谢罪。”那贾充是司马氏豢养的哈巴狗，司马昭怎么肯杀他？当下想出了一个张冠李戴的狡猾计策，嫁祸于成济，把他推出去斩首，还要杀了他三族。同时又令长子中抚军司马炎，

迎入常道乡公曹璜，继承曹魏政权。曹璜改名为奂，年仅十五岁，一切国政，统归司马昭办理。司马昭又部署兵马，派出去攻打蜀汉。勇猛善战的大将邓艾、钟会，两路分进，蜀将望风溃败，很容易地攻下了成都，收降了蜀汉主刘禅。司马昭把这些功劳都归到自己名下，职位升到相国，又加封为晋公，受九锡殊礼。不久，又晋爵位为王，又不久授予司马炎副相国，立为晋世子。正计划安排篡夺魏政权，偏偏在这个时候，鬼使神差，司马昭病魔缠身，不到几天工夫，就病入膏肓，一命呜呼。世子司马炎得以承袭父亲的爵位，为晋王。刚刚过了两个月，就由司马氏的家臣奉书劝进，胁迫魏主让位，由司马炎受禅。魏主曹奂早已像块脓包，毫无权柄，事已至此，只好退位让国，生死由命。司马炎定期即位，在南郊设坛祭祀。时令是冬末，雨雪交加，道路泥泞，而司马炎却遵守古制的黄道吉日，在这一天称为至尊，穿上帝王的礼服，戴上巍峨的皇冠，备上掳掠来的簿册，安安稳稳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由文武官拥至郊外，点起柴堆，燃起红红的火焰，禀告上苍。司马炎下车行礼，叩拜苍穹，下令读祝官大声朗诵道：

天皇上帝之臣司马炎，冒昧动用黑马，明告于高高在上的皇祖。魏帝顺应皇运，明告天地来任命臣司马炎。古时唐尧弘扬大道，禅位给虞舜，舜又禅让给禹。千古高风亮节，历久弥新。直到汉朝圣德衰残，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辅翼刘氏，又因此受命于汉。在魏室之时，世道多变，几乎至于颠覆，实在是赖于晋的匡正拯救之德，保卫皇室，祭祀祖先，在艰难之中救济民众。这些都是晋对魏的大功大德。四海之内，无不归顺。廓清梁岷，包怀扬越，八方同轨，步调一致，祥瑞屡至，天人相应，无思不服。设立宪章再三之后，一切重任集于臣身。臣自知德行不够，坚辞不受，于是公卿百官，征集僚属，黎民百姓，贡献陪隶，直到做了百族之君长。众人都说：“皇天鉴下，寻访百姓之疾苦，既然已有成命，本不是谦让所能违背的。天道不可以没有统治者，人神不可以一日无主。”臣虔诚奉承皇运，迫于天威，恭敬选择良辰吉日，升坛受禅，告知于上帝，永答众望。

祝文读完，祭礼就结束了。司马炎就寝于洛阳宫，在太极前殿召见文武百官，受王公大臣们拜谒祝贺。这些王公大臣，没有一个不是曹魏政权的遗老遗少，昨日称臣于魏，今日俯首于晋，一点儿也不以为怪，反而还高兴得简直要跳了起来，摇尾乞怜，阿谀奉迎，谄媚新王朝。司马炎登极后，随即颁发诏旨，大赦天下，定国号为晋，改年号为泰始，封魏主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万户，迁居到邺宫。曹奂不敢稍有停留怠慢，没奈何只好上殿向他的臣子称臣俯拜，还得千恩万谢，感谢他的赐封，辞别之后，含泪而去，朝廷里没有人给他饯行送别。只有太傅司马孚拜别故主，泪流满面地说：“我已上了年纪，不能有什么作为，不过日后身死还好，能算作大魏朝廷的忠臣。”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二弟，就是当今新任皇帝司马炎的叔祖父，官至太傅，平生洁身自爱，远避祸患，不干预朝政，所以司马炎受禅，只有司马孚没有赞成。但他年已八十多岁，筋衰力竭，不能为尽忠曹魏振臂效力了，只好独善其身，自尽臣礼，来表明心迹，这也就难能可贵了，在众多不忠不孝庸碌之辈中，可算是好的了。

过了一天，皇帝下诏派太仆刘原到宗祠去祭祖，禀告列祖列宗，追封皇祖司马懿为宣皇帝，皇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皇父司马昭为文皇帝，祖母张氏为宣穆皇后，母亲王氏为皇太后。相传王太后自幼就聪颖敏锐，过目成诵，长大以后，

对父母孝心侍奉，深得族中亲友的欢心，嫁给司马氏后，侍奉辅佐丈夫，有条不紊，头头是道，料事如神，只要她预料要发生的事，就果然会发生。后来她生了五个儿子，长子即是司马炎，次子名攸，三子名兆，四子名叫定国，五子名为广德，兆和定国、广德三人，都早早死掉了，只剩下炎、攸二兄弟。司马炎字安世，仪表堂堂，风姿过人，长发及地，手臂长过膝盖，当时人就知道这是不同寻常的相貌，日后必有大富大贵。司马攸字大猷，幼年时就聪明懂事，到了童年饱读诗书，遍览子集，能文善赋，才名显耀，超出他的兄长之上，司马昭格外疼爱他。因为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没有儿子，就让把攸过继给他，司马昭曾经叹息说：“天下是我哥哥的天下，我不过是凭借哥哥的势力做点事罢了，百年以后，这一切都应归于我兄长的继子所有，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等到商议立世子时，终于如愿以偿，想要立司马攸。左长史山涛劝阻说：“废弃长兄而立次弟，违背礼制，预兆不祥。”贾充这时已加官晋爵，位至侯爵，也劝司马昭不应该违背礼制。还有司徒何曾、尚书令裴秀，也同声附和，都请求立长子，因此司马炎才得以立为世子。司马炎篡夺皇位时，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正是大有作为之时，最初为政确实清政严明、廉洁俭朴、待人宽厚。有一次管事打报告说拴牛的丝带子已经磨损得破烂不堪，不能再用，司马炎就下诏书命令用麻代替丝。高阳人许允被司马昭所杀，许允的儿子许奇很有才干和头脑，司马炎不计前嫌，仍任用他做大常丞，而且不久又提拔为祠部郎。全国上下，芸芸百姓，都讴歌皇帝的圣明仁德，谁不希望过太平的日子呢？但天下事大多都有好的开端，却很少有善终的，晋主司马炎也无例外地重蹈覆辙，这也正能说明司马氏家族兴衰的始末原因。其中的种种世事，后文都详细讲出，按着次序，细细读阅，自然就会见出分晓。顺便提一句，晋言司马炎的庙号为武帝，我便沿用史家惯例，称他为晋武帝。

且说晋武帝已经篡守了曹魏政权，又力惩魏时的弊端，决心彻底改朝换代，面貌一新。他想曹氏掌权时，兄弟相逼，骨肉相残，因此渐渐剩下孤家寡人，势单力薄，到了禅位的时候，曹氏家族竟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出来与司马家族抗衡，白白地拱手把江山让与他人，自己虽然侥幸得此至尊之位，但假使后代子子孙孙也像曹魏那样孤立无援，岂不又要重蹈魏亡的覆辙吗？于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司马炎便大封宗室，封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攸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彊为梁王，司马伦为琅琊王，皇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还有堂伯父、叔父，以及堂兄弟，也都封为王爵，列为自己左膀右臂。提升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为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勗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兼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兼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兼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兼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蓄阳公。此外的文武百官，也分别不同地加官晋爵。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间残冬腊月已过，便是泰始二年，元旦受朝，不必细说。管事的请求建立七庙，武帝恐怕劳民伤财，不忍心征民徭役，只是把魏的宗庙神器移到别的屋子去，就把魏庙作为祭祖的太庙，所有的魏氏诸王，都降为侯爵。旋即册封王妃杨氏为皇后。杨氏是弘农郡人，名艳，字琼芝，父亲名叫杨文宗，曾仕魏，官至通事郎，母亲赵氏生下女儿就死了，儿女寄养在舅舅家，靠舅母抚养成人，生得姿容美丽，秀外慧中。相面的人曾说过她日后当大贵，司

马昭就给儿子娶来做媳妇，夫妻俩生活非常和谐美满。等到得以立为皇后时，追忆舅舅昔日的养育之恩，请求皇上敕封舅氏赵俊夫妇，武帝自然满口答应，当即兑现。赵俊的哥哥赵虞也得以授官，赵虞有一个女儿，芳名是一个“粲”字，颇几分姿色。杨皇后召她入宫，整天留她住在身边，就是武帝退朝和皇后闲谈，赵粲也不回避，有时竟然与武帝调情，杨皇后欲成人之美，于是劝武帝纳作嫔嫱，赐号夫人。武帝还以为是杨后心胸大度，丝毫没有妒忌，哪知杨皇后正是要这表妹来做帮手，这一切安排，仿佛与美人计相似，武帝为色所迷，怎能看破杨皇后内心的想法呢？

杨皇后当初生了个男孩，取名叫軌，两岁时就夭折了，接着又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名叫衷，小的名叫东。这个司马衷，愚顽迟钝，笨得像一头猪，到了七八岁时，还不能识字，虽然经过师傅再三教导，也是刚记下就忘掉了。武帝曾说过这个儿子不像父辈那么聪明能干，不能够继承祖业，可是偏偏杨皇后钟爱这个笨蛋儿子，多次在武帝面前把立嫡以长的古训唠叨个没完，惹得武帝也心存狐疑，不知立谁为太子好，勉强又拖了一年。司马衷年已九岁，杨皇后常常想要立司马衷为太子，只要一有机会，就向皇上絮叨此事。再加上赵夫人从旁帮忙，花言巧语道：“衷年纪还小，难怪他童心未化，将来大器晚成，何至于不能继承皇位？现在主上即位两年了，还没立皇储，这可是关系到国家根本的大事，总这样拖下去，未免不妥当，应该尽快立衷为嗣。”等等此类的话，不知说了多少。自古以来，女人夜里在枕边吹的风是最好使的，更何况又是一妻一妾，一唱一和，即使是铁石心肠，也早被销熔了。况且晋武帝爱恋枕席私情，无法摆脱心爱女人的纠缠，怎么能不被此情所误，改变已经打定的主意呢？泰始三年正月，终于立了司马衷为皇太子，内外官僚哪个去管司马家事？况且司马衷是嫡传长子，名正言顺，更令人无从置疑，大家不过就是按照惯例去答颂道贺，乐得做个好好先生，静观成败罢了。

这一年特别下了一道征书，起用原蜀汉郎官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的父亲李虔早年死了，母亲何氏改嫁，只靠祖母刘氏抚养，才得以成人。这时候刘氏年近百岁，饮食起居全都由李密一个人服侍。李密就上表陈述自己的衷情，希望能给祖母养老送终，表里文字内容说得极恳切，一经呈上，连武帝也为之动情，边读边叹息道：“孝行到如此地步，真是名不虚传呢。”等到刘氏享尽天年，寿终正寝，李密服丧结束后，仍旧又征召他为太子洗马，不久就出任为太守，后免官归田，死于原籍。

泰始四年，皇太后王氏死了，武帝居丧，一切礼节遵从古制，等到丧葬完毕，仍然穿着孝服去临朝处理国事。先前武帝遭父丧时，是按照魏制服丧的，三天服满，脱去丧服，但还要戴白帽子，忌吃荤腥，吃素食，一直守丧三年。到现在改魏为晋，法制礼节都由自己决定，于是就要仿效古制，穿三年丧服，而偏偏百官坚持请求脱去丧服，才姑且答应通融一些，定为朝服从吉，常服从凶，直到三年以后，才一律改除。事有凑巧，正当晋室遭遇大丧之时，那孝子王祥也老病告终。王祥是琅琊人，早年失去依靠，继母朱氏对待王祥很不好，常常虐待他。卧冰求鲤的典故便是王祥一生的盛名。后来在魏朝廷供职，官至太尉，封为睢陵侯，武帝即位，迁官太保，晋爵为公。王祥因年老，请求允许回家休养，多次去申请，才让他以睢陵公的身份回家，俸禄和在职时一样。不久王祥病死了，赐赠给他家

办丧事的钱财非常多，并且谥号为元。王祥弟弟名叫览，是朱氏所生，屡次劝母亲爱护哥哥，而且孝顺友爱、有礼有让，和王祥齐名，后来也官至光禄大夫。门施五马，代毓名贤，这岂不是善有善报吗？

且说晋武帝新遭母丧，无心外事，只是把内政稍稍整顿了一下，已经是万民乐业、四境蒙荫了。过了一年多，才想要攻打吴国，特此任命中军将军羊祜为尚书左仆射，统率荆州军事。羊祜在襄阳坐镇，每天致力于屯垦，准备好一切军需物资，想要等待时机成熟再行动，不愿意急着向吴挑衅，所以在军中常常是轻裘缓带，有儒雅风度。武帝对他也特别宠爱信任，任他所为。不料想雍州凉州交界处，忽然出了一个外寇，名叫秃发树机能。这树机能是鲜卑族人，是秦汉时东胡后代，散居在塞北鲜卑山，于是就称他们为鲜卑族。鲜卑族的酋长名叫匹孤，会集了部众千余人，从塞北入居河西。他妻子相掖氏正好怀孕，等到了足月，突然分娩，来不及起床坐蓐，竟然在被中生出一儿。鲜卑族人称呼棉被为秃发，于是“秃发”两字为婴儿姓氏，取名为寿闖。寿闖长大后，继承父亲的遗业，却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过部众越来越多，大约有数千人。寿闖的儿子就是树机能，骁勇善战又机智果断，纠集部众数万人，出没于雍凉一带，当邓艾攻下蜀国时，树机能上表请降，于是就任由他居住在国内。偏偏养痈贻患，到了泰始六年，他居然造起反来，这是少数民族反叛的第一声。正是：

豺狼生性本猖狂，聚众咆哮敢肆殃。

不信晋朝开国日，已闻叛贼树西方。

第二回**堕诡计储君纳妇
慰痴情少女偷香**

却说树机能拥众造反，气焰很盛，雍凉边境多被劫掠，十室九空。晋武帝本来就不怕少数民族杂居作乱，曾经从雍凉二州原有的地盘中，分出一部分，设置了一个秦州，并且派胡烈为秦州刺史，令他屯兵镇守，严防胡人。胡烈上任刚到一年，树机能便蠢蠢欲动。胡烈当然毫不犹豫地统领军队前去讨伐，与树机能对垒交锋，决一胜负。树机能确实很狡猾，他先用老弱残众，出来诱敌，略经交战，马上逃跑，胡烈三战三胜，就开始小瞧树机能，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于是这时树机能便亲自出来挑战，等胡烈出营迎战，却又指挥部众倒退。胡烈追趕一程，树机能退走一程，等胡烈想要收军回来，树机能又拨转马头，做出进逼的样子，好几次相持不舍，激得胡烈性起，向前径直追去。大约走了十里路，只见前面都是乱山深谷，杂树丛生，阴森森的，十分阴恶，树机能的部下全部向山谷中跑进去，一个人影也找不到了。胡烈未免惶惑，并且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好勒兵不进。谁知山冈上一声呼哨，竟张起一面叛旗，旗下站着一个番族酋长，伸出指头向南比划着，口中还呶呶不休，大概是辱骂晋军。胡烈又忍耐不住，驱马当先，驰入山中。霎时间叛胡四起，把晋军分割成四段，胡烈冲击突围不出去，身受多处重伤，终因伤势过重，当场阵亡。部下军士，大多数陷没，逃回来的只有几个人。这地方叫作万斛堆，山上站着的那个番族酋长，正是秃发树机能。树机能诱杀胡烈之后，更加猖獗，西北边陲为之大大震惊。

扶风王司马亮正在指挥雍凉两州的军事，火速派遣将军刘旗前去救援。刘旗听说胡烈战败身死，就不敢进击，只是在途中拖延时间。那敌寇的警报一天比一天更紧急，连洛都中也有多次急报，上下莫不震惊。武帝于是传下诏书责备司马亮，把他贬为车骑将军，并且命令司马亮执送刘旗，处以死刑。司马亮又一次声明是自己管理无方，责任在他自身，乞求豁免刘旗的死罪。武帝改下一道诏书说：“要是罪过不在刘旗，应当另有其人当罪。”因此把司马亮罢免官职召回来，另外选拔任命尚书石鉴为安西将军，统率秦州军事，出讨树机能。改命前河南尹杜预为秦州刺史，兼轻车将军。杜预和石鉴一向不和，石鉴想要借此机会陷害杜预，于是就命令杜预孤军出战，不得延期。杜预知道石鉴这是有意为难他，就回信与他辩驳，大致是说“胡马正是肥硕有力之时，兵将气势又非常盛，不可轻敌；并且我军远行缺少粮食，不能坚持长久，应该齐心合力运足米粮，待到来年春天一举进攻，才可以平定外番”等等。石鉴收到信后大怒，随即就向皇上弹劾杜预，说他长敌人志气，灭自家威风，阻挠士心。皇帝下诏派御史到秦州，抓来杜预用囚车押入京都，交付给廷尉。幸亏杜预是皇室司马懿的亲戚，他求助皇帝的姑姑高陆公主，内线一通，便有人出来解免，按照议亲减罪的旧例，允许他戴罪立功，以赎前过。杜预才得以出狱，回到自己家。那石鉴一再发兵，统统被树机能击退，日久无功。到了泰始七年，树机能又和北言反叛的少数民族互相勾结，

进围金城。凉州刺史牵弘，又被他们所杀。从前高平公陈騤曾经说：“胡烈牵弘，有勇无谋，不堪重任。”武帝认为此话不中听，便不加理睬，等两个将领先后阵亡，才后悔没采纳陈騤的计谋，但已是悔之晚矣了。

于是又趁着秋天打猎的时候，再一次选拔将帅，特任命鲁公兼车骑将军贾充，统领雍凉二州军事。这诏一下，害得贾充日夜惶恐不安，不知所措。他本来没有什么韬略，只是靠着那善于谄媚逢迎的伎俩，才得以名列元勋。他有两大功劳：第一件就是参与杀害魏主，第二件是劝皇帝立长子。接着就是邀殊宠，位上公，盘踞朝堂，党同伐异。太尉临淮公荀顗、侍中荀勗、越骑校尉冯紇，都和贾充友善，朋比为奸，只有侍中任顗、中书令庾纯，刚正不阿，不肯依附于贾充。贾充长女贾荃又是齐王司马攸的妃子，任顗等人恐怕他气焰日盛，一定会留下后患，正巧晋武帝选择大将西征，于是进入殿内秘密陈述，请求命令贾充统率秦凉两州军事。武帝竟然也答应了这个请求，突然间颁布诏书，迅雷不及掩耳，令贾充莫名其妙。等到仔细探听后，才知道是任顗等人所举荐，表面显得很推崇，实际上是排斥，不由得非常懊恼痛恨，但又无法推辞，只好托词招募兵士，拖延几个月。到了告急战报一封接一封，不便再挨下去时，贾充只好硬着头皮，上朝辞行。文武百官在夕阳亭为他饯行，备下丰盛筵席招待他。酒至半酣，贾充皱着眉头说：“我着实不愿干这个苦差事，您能为我出个计策，解脱我吗？”荀勗回答道：“您是堂堂的朝廷宰相，辅国大臣，竟然受制于一个蠢夫，真是可恨透顶。我为您筹划很久了，苦于没有好办法，最近得到宫内消息，却有可乘之机，如果事情办成功了，您自然就能免除此行了。”贾充问有什么事，荀勗又说道：“听皇上为太子议婚，您不是还有两个女儿待字闺中吗？何不乘此机会，努力谋划，倘若有幸承蒙恩准，这嫁女儿的事近在咫尺，皇上也就不会再让您远行了。”贾充面带凶恶，冷笑道：“恐怕没这个福分。”荀勗趁机道：“事在人为。”说到此，他又和贾充耳语半天。贾充喜出望外，向荀勗一拜再拜，恨不得跪下磕头。荀勗慌忙答礼，手握着手一起回到座席上开怀畅饮，等到天黑了，酒兴也尽了，彼此才告别。贾充路上行军缓慢，每天不过只走几里路，老天也有意成人之美，竟然通宵达旦地下起雪来，沿途变成一个粉装玉琢的世界，千山皆白，飞鸟不通，何况这远行军士呢？贾充于是派信使飞马报告，说是雨雪载途，难以行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雪停。果然皇恩浩荡，体恤军心，便命令贾充折回都门，过几天起程。贾充正中下怀，欣喜万分，匆匆回到都城。时来运转，福不单行，皇太子结婚的事儿，竟然被贾充活动到手，得以将三女儿送进宫中，这正是一大喜事，正如锦上添花。

原来太子司马衷年已十二，武帝想要为他选个妃子，计划想娶卫瓘的女儿为妃。贾充妻子郭槐早就想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太子，暗地里拉拢贿赂宫里的人，托他们向杨皇后处说合。女人家耳朵根最软，左右的人多次提到贾家的女儿，说她如何有德，如何有才，杨皇后就不由得艳羡起来，便乘武帝入宫时，劝他娶贾充的女儿为大儿媳妇。武帝摇头说道：“不行，不行。”杨皇后吃惊地问为什么，武帝说：“我宁愿娶卫家的女儿，也不愿娶贾家姑娘。卫家女人家风就好，而且能生儿子，女孩长得容貌秀美，个高白净；贾家女人遗传妒忌，儿子生得又少，姑娘长得相貌丑陋，个矮脸黑。两家相比较，优劣不同，难道还舍优取劣吗？”杨皇后说：“听说贾家女儿很有才能，品德又好，陛下不应固执成见，坐失好儿媳。”武帝仍然没有答应。杨皇后又坚持请武帝向群臣探询打听，证明能否娶贾

女，武帝才稍稍点头。过了一夜，召集群臣来宴饮，和他们一起议论太子的婚事，荀勗正好在座，极力说贾充的女儿贤慧美丽，正适合与太子婚配，再加上荀瓘、冯𬘘也满口称赞贾充的女儿，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不由得武帝动了心，便问：“贾充共有几个女儿？”荀勗回答道：“贾充前妻生了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后妻生了两个女儿，尚待字闺中。”武帝又问：“没出嫁的两个女儿，都多大岁数了？”荀勗又回答道：“我听说他的小女儿最漂亮，刚十一岁，正好入配青宫。”武帝说：“十一岁未免太小了。”荀瓘随即接话说：“贾家三女儿，已经十四岁了，长得虽然不如小女儿，才德却比小女儿好，女子应重德不重色，请皇上圣裁！”武帝说道：“既然这样，不如就让贾家三女儿入宫，许配给我儿子。”荀勗等人一听这话，立即离开座位，叩拜称贺。武帝也面带喜色，又令荀勗等人入席，继续喝了几巡，才撤席散去。这天贾充正好回到了京城，荀勗等一出殿门，就欢天喜地跑到贾府去祝贺了。

写到这儿，我有必要将贾充两个妻子详细介绍一番。贾充本来娶的是魏中书令李丰的女儿为妻，这女人颇有才行，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名荃，就是齐王司马攸的妃子，二女儿名浚，也嫁给名门公子。李丰先前被司马师所杀，李氏也被牵连发配边疆。贾充受不了独居寂寞，就又娶了城阳太守郭槐的女儿，叫郭槐。郭槐生性爱妒忌，又凶悍不驯，贾充怕这个老婆。晋武帝登基后，传下诏书大赦天下，李氏蒙恩释放回家，留住在娘家。武帝感激贾充旧日的好处，对他特别照顾宠幸，命他可以有两位夫人。贾充的母亲柳氏也叮嘱贾充把原配夫人接回来。郭槐撸胳膊挽袖子，愤愤然地说：“你身边的人荣幸得到封赏，只有我有资格承受，李氏乃是一个罪奴，怎么能和我平起平坐？”贾充一向怕老婆，不好反抗她的命令，只好婉转地回答诏书，借口说他自己没有多大功劳，不敢当两夫人的盛大礼遇。武帝还以为他谦卑律己，哪知是河东狮吼、从中作梗哩？不久贾充的长女贾荃得以嫁给齐王司马攸为妃，又想要替母亲想办法，使她能回贾家。贾充始终是怕郭槐，只是建了一座房子让李氏居住，不曾往来。贾荃到父亲眼前，请求他去一趟，贾充仍然不答应。等到贾充奉命西行，贾荃又和妹妹贾浚一起劝父亲，求他见一次母亲，甚至叩头流血，贾充还是没有答应。郭槐却妒上加妒，坚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东宫，与贾荃比高低。郭槐有两个女儿，长女名南风，小的名午，南风矮胖不好看，贾午虽然个矮，倒也娇小玲珑。这次嫁给太子的，正是矮胖的贾南风。贾充听说武帝同意了婚事，自然笑逐颜开，对荀勗等人称谢不止。还有屏风后面探听消息的郭槐，得到这个好消息，也是喜从天降，乐得不得了，从此准备嫁妆，没有一天不忙的。贾充也几乎没一会儿闲工夫，把西征的事搁在脑后，就连武帝也不问这事了。到了年底下诏，还令贾充复居原职，两老二小，这个团圆年，快乐更可知了。

泰始八年二月，是太子司马衷纳妃的佳期。女方家是相府豪门，纷华靡丽，不用细说，只忙坏了一班官僚，既要两边贺喜，又要双方送礼，结果是蠢儿丑女，联合成双，也算是无独有偶、天赐良缘了。武帝见新媳妇的长相果然和料想的一样，心中不免懊悔，好在小两口很是亲热，并没有拌嘴，也乐得装聋作哑，随他过去罢了。只有郭槐因为女儿嫁入东宫，非常显贵，于是想要去看李氏，逞一下威风。贾充从旁劝阻道：“夫人何必自讨苦吃，她有才气，足以抵得上你，不如不去的好。”郭槐不信，令左右备了全副仪仗，自己坐着凤舆，呼拥而去。到了